

道宣律師天人感通錄

道宣律師感通錄

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

宣律師感天侍傳

余曾見晉太常于寶撰搜神錄述。晉故中牟令蘇韶。有才識。感冥中卒。乃晝見形於其家。諸親故知友聞之。並同集。飲噉言笑不異於人。或有問者。中牟在生。多諸賦述。言出難尋。諸敘詞曰。運精氣兮離故形。神渺渺兮爽玄冥。歸北帝兮造酆京。崇墉鬱兮廓崢嶸。叔鳳闕兮詞帝庭。邇卜商兮室顏生。親大聖兮頌梁成。希吳季兮英嬰明。抗清論兮風英英。敷花藻兮文

粲榮庶擢身兮登崑瀛。受福祚兮享千齡。餘多不盡錄。初見其詞若存若亡。余見梁初江泌女誦出淨土大莊嚴等三十餘經。逮于卽日上有斯事。生緣有幸。近以今年二月末數感天人。有若曾面。告余云。所著文翰續高僧傳。廣宏明集。裨助聖化。幽靈隨喜。無不贊悅。至於律部。抄錄疏儀。無足與二。但於斷輕重物。少有疎失。斯非逾抑。惟譯者如何以王貴衣同於白衣俗服。相從非重。乃至氍毹同法相量者亦在輕收。且王著貴衣。同比丘之三衣也。價值十萬者。故曰貴衣。用以施僧。可同輕限。白衣外道之服。斯本出家者。

絕之。三衣惟佛制。名著者。定得解脫故。白衣俗服。佛嚴制斷。若有亡者。並在重收。至於氍毹三衣。相量同三衣也。邊方開皮臥具。亦是三衣。條葉在外。柔毛在內。寒酷之國。佛開爲道。必至布鄉。還非輕限。可改前迷。宜從後悟。如來在日。尙有後制廢前。何況於今。不存迷悟之事也。余問所從來。有一天來禮敬。敘喧涼已。曰弟子姓王。名璠。是大吳之蘭臺臣也。會師初至建鄴。孫主卽來許之。令感希有之瑞。爲立非常之廟。於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。於三七日遂感舍利。吳主手執銅瓶寫銅槃內。舍利所衝槃卽破裂。乃至火燒。

鎚試俱不能損。闢澤張昱之徒，亦是天人護助。入其身中，令其神爽通敏。答對諧允，今並在天上。宏護佛法爲事。弟子是南天韋將軍下之使者。將軍事務極多。擁護三州之佛法。有鬪諍陵危之事，無不躬往知喻。令附和南大欲卽至。前事擁鬲不久當至。且令弟子等共師。言散不久復有天來云。姓羅氏。蜀人也。言作蜀音。廣說律相。初相見時如俗禮儀。敘述緣由。有多次第。遂有忽忘。又一天來云。姓費氏。禮敬如前云。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韋將軍下。諸天以貪欲醉。弟子以宿願力不戀天欲。清淨梵行偏散毗尼。韋將

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。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。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。四天下中北天一州少有佛法。餘三天下佛法大宏。然出家人多犯禁戒。少有如法。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。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。佛臨涅槃親受付屬。並令守護不使魔燒。若不守護。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。故佛垂誠不敢不行。雖見毀禁愍而護之。若見一善萬過不咎。事等忘瑕。不存往失。且人中臭氣上熏於空四十萬里。諸天清淨無不厭之。但以受佛付屬令守護法。尙與人同止。諸天不敢不

來。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宏護。多有魔子魔女。輕弄比丘。道力微者並爲惑亂。將軍迺遑奔赴應機除剪。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。時王見皆起。爲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。弟子性樂戒律。如來一代所制毗尼。並坐中聽受戒法。因問律中諸隱文義。無不決滯。然此東華三寶。素有海水石。往往現多。謂其靈而敬之。顧訪失由。莫知投詣。遂因此緣。而便諮詢。且泛文相。以理括之。未曾博觀。不可以語也。余少樂多聞。希世拔俗之典籍。故搜神研神。冥祥冥報。旌異述異。志恠錄幽。曾經閱之。故非疑慮。況佛希人之說。心進

勇銳之文。護助形神。守持城塔。事出前聞。非爲徒說。
後諸緣敘。並依出而疏之。初問佛事。益州成都多寶
石佛者。何代時像從地踊出。荅蜀都元基青城山上。
今之成都大海之地。昔迦葉佛時。有人於西耳河造
之。擬多寶佛全身相也。在西耳河鷲頭山寺。有成都
人。往彼興易。請像將還。至今多寶寺處爲海神蹋船
所沒。初取像人見請像將還。至今海神子岸上遊行。
謂是山芝遂煞之。因爾神暝覆役人像俱溺同在一
船。多寶佛舊在鷲山寺。古基尚在。仍有一塔。常有光
明。今向彼土道由郎州。過三千餘里。方達西河。河大

闊。或百里五百里。中山洲亦有古寺經像。而無僧住。經同此文。時聞鐘聲。百姓殷實。每年二時供養古塔。塔如戒壇三重。石砌上有覆釜。其數極多。彼土諸人。但言神塚。每發光明。人以蔬食祭之。求福祚也。其地西去雋州二千餘里。間去天竺非遠。往往有至彼者。云云。至晉時。有僧於地見土墳出。隨除終不可平。後見坼開。復怪其爾。乃掘深丈餘。獲像及人骨在船中。其體骨肘脰悉龐大。數倍過今人。卽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也。今時命促形小。固其當然。初出之時。牽曳難得。弟子化爲老人。指撝方便。須臾得出。周

滅法。躉隱還興。重更出之。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。
亦不測其根原。見其花趺有多寶字。因遂名爲多寶
佛。名多寶寺也。余問多寶隸書出於三秦之代。如何。
迦葉佛時已有神書也。荅曰。秦李斯隸書。此乃近代
遠承隸書之興。興於古佛之世。見今南州四面千有
餘州。莊嚴闇浮一萬百有餘國。文字言音同。今唐國
但以海路遼遠。動數十萬里。譯者莫傳。故使此方封
守株柱不足怪也。師不聞乎。梁顧野王。太學之大博
士也。周訪字源。出沒不定。故玉篇序云。有開春申君
墓得其銘文。皆是隸字。檢春申君是周代六國同時。

隸文。則吞併之日也。此國篆隸諸舊尙有茫昧。寧知迦葉佛之事乎。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。又問。今京城西高四土臺。俗謬云。是蒼頡造書臺。如何云隸字古時已有。荅云。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。觀鳥迹者。非無其事。且蒼頡之傳。此土罕知其源。或云黃帝之臣。或云古帝之王也。鳥迹之書。時變一途。今所絕有無益之言。不勞述也。又有天人姓陸。名玄暢。來謁云。弟子周穆王時。初生在天。本是迦葉佛時。天爲通化。故用鄒現。所問高四臺者。其本迦葉佛時。天爲通化。故法度人。至周穆王時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。穆王從之。

卽列子所謂化人是也。化人示穆王高四臺。是迦葉
佛說法處。因造三會道場。至秦穆公時。扶風獲一石
佛。穆公不識。弃馬坊中。穢汙此像。神瞋令公染患。公
又夢遊上帝。極被責數。覺問侍臣。由余答云。臣讀古
書。周穆王時。有化人來此土云。是佛神。穆王信之。於
終南山造中天臺。高千餘尺。基趾見在。又於蒼頡臺
造神廟。名三會道場。公今所患。殆非佛神爲之耶。公
聞大怖。語由余曰。吾近獲一石人。衣冠非今所制。棄
之馬坊。將非此是佛神耶。由余聞往視之。對曰。此眞
佛神也。公取像澡浴。安清淨處。像遂放光。公又怖。謂

神瞋也。宰三牲以祭之。諸神擎棄之遠處。公又大怖。以問由余。余荅云。臣聞佛神清潔。不進酒肉。愛重物。命如護一子。所有供養燒香而已。所可祭祀餅果之屬。公大悅。造像絕於工人。又問由余。余荅曰。昔穆王造寺側。應有工匠。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。姓王。名安。年百八十。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造之。臣今老年無力能作。所住村北。有兄弟四人。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。請追其造。依言作之。成一銅像。相好圓備。公悅。大賞賚之。彼人得財。並造功德。於土臺上造重閣。高三百尺。時人號爲高四臺。或曰高四樓。其人

姓高大者名四。或曰。兄弟四人同立故也。或取大兄之名。因之名樓。故高四之名。至今稱也。又問。目連佛在已終如何重見。答曰。同名六人。此曰目連。非大目連也。至宇文周時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土云。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。并文殊所住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。時有智猛法師。年始十八。返問梵僧。何因知有二聖餘迹。答云。在秦都城南二十里。有蒼頡造書臺。卽其地也。又云。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也。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出。遂到高四臺。便云。此是

古佛說法處也。於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。不久失梵僧所在。智猛長大。具爲太常韋卿說之。請其臺處。依本置寺。遂奏周王。菩提寺西當陽佛首。卽三會寺佛也。釋迦如來度迦葉後。十二年中來至此臺。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。周穆身遊大夏。佛告彼云。有古塔可返初事。王問何方。佛答在鄙京之東南也。西天竺有別傳。去歲長年。師子國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。聞斯勝迹。跣行至此。尋清涼山。國家供送。今夏在彼。所願應遂。余問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。經中明文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。娑婆則大千總法。

號。如何偏在此方。荅云。文殊諸佛之元師也。隨緣利現。應變不同。大士之功。非人境界。不勞評薄。聖智多在清涼。五臺縣清涼府仙花山。往往有人到。不得不信。又問。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。見有大孚靈鷲寺。兩堂隔澗猶在。南有花園。可二頃許。四時發彩。人莫究之。或云。漢明所立。又云。魏孝文作。互說不同。如何。荅云。俱是二帝所作。昔周穆之時。已有佛法。此山靈異。文殊所居。周穆於中造寺供養。及阿育王亦依置塔。漢明之初。摩騰天眼亦見有塔。請帝立寺。山形像似靈鷲。名大孚。孚信也。帝信佛理。立寺勸人。元

魏孝文。北臺不遠。常來禮謁。見人馬行迹。石上分明。其事可知。豈惟五臺。今終南山。太白。太華。五岳。名山。皆有聖人。爲住佛法。處處有之人。有供設。必須預請。七日已前。在靜室內。安置壇座。燒香列疏。閉戶祈求。無不感應。至時來赴。凡聖難知。若不爾者。緣請既多。希來至飯。今時有作賓頭盧聖僧像立房供養。亦是一途。然須別地空座前置椀鉢。至僧食時。令大僧爲受。不得僧家槃櫈設之。以凡聖雖殊。俱不觸僧食器。至俗家則俗所設。若不前置靜室等者。止可諸餘聖眾。或可降臨。以三天下同一供養。隨緣別赴。此賓頭